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

無著菩薩造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勝利益應知 於身并屬者 得未得不退

我想有四種 皆無故非有 由故不可說
是言說因故 法想有四種 有彼信解力
信故生實想 不如言取故 取為正說故
佛了果非彼 遮其自說故 猶如捨其筏 由願智故知
證不住於法 為求利敬者 為是隨順故
是密意應知 為是隨順故 化體非真佛

聲十

十四

公

謂最勝付囑 於心廣最勝
利益意樂處 此乘功德滿
由財無畏法 六度皆名施
爲自身報恩 名修行不任
及離爲餘行 為離於不起
後後諸疑惑 隨生皆悉除

至極無顛倒 亦非說法者
此中一二三 自受爲他說
果報皆不著 唯是佛法故
攝伏在三輪 彼二能持故
於相心除遣 在然燈佛所
若將爲集造 非可取可取

說法非二取 所說離言詮
非無益集福 福不持菩提
得自性因故 能成最勝福
唯是佛法故 解脫二障故
非可取可取 言不取證法
在然燈佛所 說妙生無諍
若將爲集造 不取自果故
說法非二取 說妙生無諍
非所取所說 所說離言詮
無形故勝故 福不持菩提
於受用無取 得自性因故
爲顯多差別 亦非是因造
及以成殊勝 及以成殊勝
兩成尊重故 前後福不同

妙相非勝相 三相遷異故
因與果甚深 於彼惡時說
由三菩薩殊 由先佛所
并植善根故 名具戒具德
及以法想故 名具慧
別體相續起 此名為具慧
至壽盡而住 更求於餘趣

此非無利益 奉持於戒學
能斷於我想 二四殊成八
更陳其喻說 煩惱因性故
國土非所執 譬如妙高山
智流唯識性 亦非是因造
非嚴許嚴性 由少亦勝故
非有漏性故 由等流殊勝
及以成殊勝 彼果勝苦故

難逢勝事故
是甚深性故
望福福殊勝
彼德難量故
不名爲苦性
生心因不捨

境岸非知故
勝餘略詮故
由斯名勝事
有安樂大悲
是故應堅求

於餘不共故
勝餘略詮故
由斯名勝事
行時非苦果
謂是得忍邊

及已聞思故
由事時大性
能依是大人
若但持正法
速獲智通性
於此法修行

此謂熟內已
望福福殊勝
及難可得聞
所依處成器
妙事圓滿
由自身行時

餘成他有情
非境性獨性
無上因增長
蠲除諸業障
異熟極尊貴
由自身行時

及此心方便
於有情事相
最勝除其想
果不住因位
應知有四種
由諸授記事

應知正行者
應知遍除遣
諸世尊無比
是得彼果因
立要說下乘
皆無有差舛

是利生因故
彼事謂名聚
由真見相應
世尊實語故
及說大乘義
不得彼順故

將已爲菩薩
授後時記故
非實由因造
由法是佛法
應知喻丈夫
及德體大故

說名爲心障
然燈行非勝
無彼相爲相
皆非有爲相
無障圓具身
亦名爲大身

違於無住心
菩薩彼行同
故顯非是妄
謂以法身佛
是遍滿性故
非有身是有

是非實非妄
常時諸處有
智無住得真
能對及所治
獲如是福量
於人有三種

如言而執者
於真性不獲
無智猶如闇
得失現前故
於法正行者
受持聞廣說

對彼故宣說
由無知有住
當闇智若明
由如是正行
業用今當說
義得由從地

說彼作非身
及清淨土田
諸法無自性
雖不見諸法
由境虛妄故
故說爲虛妄

不了於法界
此名爲詭妄
於菩薩衆生
名聖慧應知
佛能具五種
離於念處故

作度有情心
若解雖非聖
種種心流轉
應知是智持

是人不知佛
其福不失士
以獲無始故
彼福無報故
作利有情事
去來等是化
非一異應知
此論造墨事
顯是非一性
不了但俗言
非證覺無故
由此是細障
及定彼方除
諸佛說法時
是其真實說
此集造有九
居處身受用
由觀察相故
此真如法身
果報不斷絕
更論於福因
正取非越取
彼事由任運
正覺常不動
微塵將作墨
爲障煩惱盡
於彼抱集性
諸凡愚妄執
是故見無見
如是知故斷
喻顯於法界
非聚非集性
明其非異性
斷我法二種
無境虛妄執
由得二種智
陳福明化身
不言身是化
如來涅槃證
以正智觀故
非無無盡福
由不自言故
非造亦不殊
見相及與識
未至詳觀察
非是識境界
得忍亦不斷
爲此陳其喻

獲無垢自在

十七末

聲十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卷上

虛一

天親菩薩造 元魏三藏法師菩提留支奉詔譯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

下

筏
械音伐与齊同用也

訖
七反

胄族
全上直又反

差舛
下昌軟天雜亂也

不

大智通達教我等

歸命無量功德身

應當敬彼如是等

頭面禮足而頂戴

以能荷佛難勝事

攝受衆生利益故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在舍婆提城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
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婆提大城乞食於
其城中次第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
鉢洗足已如常敷座結跏趺坐端身而住正
念不動爾時諸比丘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佛
足右繞三匝退坐一面爾時慧命須菩提在
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
合掌恭敬而立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應供
正遍知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論曰善護念者依根熟菩薩說善付囑者依
根未熟菩薩說云何善護念諸菩薩云何善